

說部叢書

初集
第五十九編

寫情小說

波乃茵傳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家居旅行之良伴

小說月報

月出一冊每冊一角五分全年一元五角郵費每冊分半

本報材料豐富趣味淵永印訂美麗定價低廉所載長篇小說短篇小說皆由各名家分類撰譯情文兼擅附以圖畫譯叢雜纂筆記文苑戲曲等均耐人尋味洵為文藝中之妙品非僅為消閒之資料也

譯著新小說二百餘種

倫理 政治 軍事 歷史 實業 社會 科學 義俠 偵探 冒險 滑稽 寓言 言情 神怪 各類無不具備 或可供宣講之用或可為消閒之資

茶餘飯後之談助

歷八

丙午年十一月初版
中華民國二年十二月再版

(波乃茵傳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壹角伍分)

原著者 英國赫拉

譯述者 商務印書館編譯所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北京保定奉天龍江吉林天津貴陽濟南開封太原西安成都重慶蘭谿商務印書館分館

安慶長沙桂林漢口南昌雲南南京蕪湖杭州福州廣州潮州香港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前清宣統三年四月初三日呈報五月十四日註冊

波乃茵傳

第一章

英國彼得府。有一著名旅館。曰克好拉斯。一日有數百人大宴會於此。酒半酣。內有一客。離席而言曰。吾輩須造一偉大禮拜堂。再搆茅屋數間。幽居自適。休養以卒歲月。庶爲人生至樂耳。旁有一無聊抑鬱之人。名亞利生。時方閱新聞紙。聞客言。仰首歎曰。余欲掘一深穴於地下。身處其中。與地仙爲伍。以終余天年。言畢。兩目灼灼。復注視新聞紙。席上之人。彼此悲愴離奇之言所刺激。皆黯然神傷。罔知所對。獨有一美麗無匹之李福特夫人。謂旁座者曰。噫。異哉。彼何爲而作斯言歟。適在此時。有一青年女子。波乃茵其名。亦預此席。年約二十許。體甚怯弱。形容憔悴。一似抱恙在身者。亞利生低聲呼之曰。密斯西俗稱女之稱波乃茵。汝今自約克縣來。請告我約克縣之情。此女子斜坐桌旁。相隔僅數武。寂然弗答。亞利生復呼之。仍默然。終如弗聞也者。

又彼到此兩點鐘之久。席間酒食並進。肴饌迭更。彼亦絕未沾唇。僅伸其柔麗之玉手。取茄菜瓶視之。低聲言曰。此乃茄菜瓶乎。抑水瓶乎。亞利生曰。汝耳病矣。余甚惜汝不進食耳。汝不見席上二百五十人。皆爲汝不樂乎。茵曰。妾不聞君言。君雖問妾。亦與妾無絲毫之關係。嘻。余疲甚矣。亞利生曰。密斯。汝究來此何爲。茵曰。妾之所以不厭勞苦而至此者。亦正如汝之欲得康健之體魄耳。亞利生笑曰。觀汝性情。憂鬱若此。是自益其尪弱也。又安望汝病之能速愈乎。於是波乃茵橫波一轉。若笑若愁。微啟櫻唇。徐徐言曰。汝意妾命如此薄乎。想君或偶飲黃楊毒酒。致出此悵惘無意識之言。殊非妾所欲聞。懊恨數語。轉身越耀麗圓桌之角。翩然振衣。離克好拉斯旅館而去。

第二章

助維化姆者。波乃茵之姑丈也。鶴髮駘背。形容枯槁。一日坐於倫敦城之書肆中。方

閱級朋氏羅馬史。此老素有特性。凡看書籍時。一心靜注。最惡旁擾。適郵政局送一函至。含怒作色言曰。何必此時送來。擾余腦矣。二點鐘後。乃剖而閱之。始知其姪女波乃茵已安抵彼得府。又取函內照片視之。儼然一至麗絕艷。婉淑靜好之女子也。不過偶抱清恙。神色稍寓萎弱之氣。正如秋柳籠煙。海棠溼雨。其楚楚之狀。令人生憐。化姆覩此。不禁爲之傷懷。面上含一種悲慘之氣。嗚咽言曰。不幸余愛妻早故。遂令此孱弱幼女。無人顧護。而致此疾也。言已。淚下如雨。悲嘆移時。兩目復注視羅馬史。蓋波乃茵當幼稚之年。既無父母。終鮮兄弟。零丁孤苦。對影自憐。幸有姑母馬微那。即化姆之妻愛之若己女。茵在家庭間。時而歌唱。時而跳舞。出入必隨其姑母。依依自樂。不意十五歲後。爲病魔所纏擾。時臥牀榻。其姑愛惜備至。或投以玩物。或示以小說。思種種遊戲之法。欲彼性情舒暢。藉消抑鬱。孰意茵於神經脅亂之際。出言無度。屢干犯其姑。致其姑寵愛之心。爲之少衰。越二年。其姑復逝世。而茵益孤苦無依矣。

波乃茵志趣高超。品行端莊。尤不願虛廢光陰。努力勤學。尙自治。崇獨立。孳孳自勵。不數載而艷麗無匹之波乃茵已屆及笄之年矣。茵修短合度。眉目韶秀。有時淡妝素服。其嫵媚之態。飄然欲仙。加以學術之精粹。言論之風雅。人益敬而愛之。英國當時女學界中。推茵爲巨擘。不幸荏弱之質。爲二豎所侵。不得不徙彼得府清靜之境。以爲養病地也。

第三章

波得府者。一天然養病所也。此地天氣和暢。背山面湖。爽心豁目。隨在皆屬勝景。山中則花木自春。林鳥競樂。四時變態。朝暮易致。游人羣集於此。往往終年不衰。波乃茵自抱病後。醫藥鮮效。因決意往彼得府。擬作數月之游。以休養病體。或者吸彼得府一口清新之空氣。境易神怡。一旦霍然。計亦良得。自波乃茵至此之第二日。時值寒冬天氣。朔風漸緊。彤雲蔽空。已而瑞雪橫飛。茵雅興忽發。披雨衣。冒雪而出。臨大

湖之濱。登高眺遠。則見湖光雪影。彌漫於太空之際。上下一白。良久。徘徊欲去。冀有所遇。以便探問一養病適宜之地。正轉步間。遙見一少年自東堤施施而來。審視之。即昨日克好拉斯旅館所遇之亞利生也。茵呼曰。亞君。昨爾得勿以余言爲憾乎。余誠冒昧。請君見恕。亞利生曰。否。余有疾。余恆作此鹵莽之態。罪實在余。言已。卽偕波乃茵徐步野次。攜手同行。茵因問曰。密司忒亞利生。汝居彼得府久。必熟悉此境。盍爲妾覓一清靜之旅舍乎。亞曰。余居此七年。知是間實有一至佳之境。旣蒙驅使。當爲姑娘盡心擇之。過此芙蓉山後。有高大精宅一所。頗堪適居。西望羣山排玉。有如圍屏。其北則遠川如帶。極目無際。每晨旭日初升。與山頂積雪相輝映。尤爲奇觀。余常身歷其境。覺滿懷抑鬱。至此盡釋。密司波乃茵人有同情。使汝居此。或且心曠神怡。而其病若失乎。茵柔聲答曰。亞君謝汝。感汝指示。言畢。亞利生別去。茵目送旣遠。徐步繞石橋而前。遙見臘梅數十樹。冒雪盛開。芬芳撲鼻。因就橋旁草亭中略憩。憑

欄玩賞。自念纖纖弱質。久病不痊。致孤身離鄉至此。不禁黯然神傷。蓋波乃茵平時。專心學業。日夜不輟。暇則兼習女紅。略不自惜。故醫生買脫謂茵係神經之病。過勞心力所致。必得空氣極佳之地。靜居無勞。乃可健復。時茵正轉念間。忽見一少婦。身材修偉。服飾華麗。披狐皮外套。自對面盈盈而來。茵呼曰。李福特夫人。爾亦來此一游乎。夫人微笑曰。波乃茵姑娘。汝一人在此乎。抑有人伴汝至此乎。茵聞言。頗微赧。不能答。夫人又曰。昨余在旅館中。未得機會。不能與汝暢談。汝離席又甚早。余心甚歉。余思汝昨夜在旅館中。必有快意適情之事。茵曰。謝汝謝汝。夫人曰。姑娘何消瘦若此。余意姑娘至此。必有至親極愛之友人。以與汝爲伴。茵曰。否否。余無友。亦無親愛之人。余誠爲薄命女。知音寥落。寂寞寡歡。每一念及。百感交集。舉世界無量數之女子。其境遇未有如余之苦者。夫人曰。然則汝曾識亞利生乎。茵以指拭眉。低語曰。余昨夜尙未識彼也。夫人笑曰。汝得友如亞利生。樂何如之。此人性情奇僻。落落寡

合平日不與人交談。當宴會之際。亦默然自守。或終席無一言。波乃茵姑娘乎。彼竟與汝交談乎。是汝之幸也。汝二人既相愛。成一對親密之好友。誠爲可羨。他日汝與亞利生清話。亦許妾從旁竊聽乎。茵俯首斜眸。徐問曰。夫人亦樂聞之乎。夫人始覺出言冒昧。乃顧左右湖景。謂曰。彼得府天然之景。姑娘居此。亦覺怡然自樂乎。曰。樂根於心。此心樂。何適而非樂境。不然。遠山流水。秋月春花。非不可樂。而一入愁人之目。何物不足以動其離情。增其清感。夫人亦知余心之鬱結乎。夫人欲探其心事。因歎曰。汝父誤汝終身矣。曰。否否。余具余心。余有自主之權。於我父乎何尤。夫人覺語意不合。若有羞愧之色。少頃。復問曰。然則汝父爲何如人。茵曰。余在襁褓。我父卽逝世。余六歲。我母亦見背。余不復能記憶矣。夫人曰。傷哉波乃茵。汝當幼齡。雙親卽舍汝而逝。余聞爾言。余覩爾境。亦不禁爲之悽然。汝知前日此地死二人乎。其一爲俄人。以癆症死。一爲倫敦人。傳染彼症而死。汝今自何處至此。必朝夕珍攝。以衛玉體。

我思亞利生。必爲汝擇一清靜之所也。茵莊容答曰。余固自倫敦至此。言時。立顧左右。側目視夫人之同伴。若厭其貌陋者。又謂夫人曰。我親愛之夫人乎。此外尙有所詢否。余口渴甚。何處可得茗。夫人指塔旁一糖果店曰。彼處可得。茵曰。謝汝。乃別夫人。躑躅以去。夫人目送良久。贊嘆波乃茵不置。隨與同伴俱歸。

第四章

波乃茵返旅舍後。至次日下午。亞利生來謁。述及芙蓉山房宇。已爲租定。於是摒擋一切。遷寓於芙蓉山。亞利生以家有老母。是夕早歸。蓋亞性怪僻。惡塵囂。嘗欲獨居深山。有飄然遯世之想。徒以有老母在。未能遠去。居彼得府七年。閉戶寡交。不與流俗往還。性復不喜文學。惟於寫真化學光學三門。悉心研究。暇則獨步曠野。所與偕者。惟一供游玩之獵犬而已。自波乃茵居芙蓉山後。約一禮拜。不見亞利生至。獨居岑寂。鬱鬱不樂。一日正倚窗閒眺。突聞鈴聲琅然。起視之。則亞利生也。茵微笑謂曰。

我愛友亞利生。爾果不我棄乎。亞曰。數日不見。如隔三秋。承姑娘見愛。獲幸已多。敢云棄乎。克好拉斯旅館中。男女諸客。與余情意相投者。百不獲一。是以終年默處。不願與此輩交談。今觀姑娘品性。益以非常之學問。實使余欽羨不遑。余目余心。惟有姑娘一人而已。茵聞言。感極而涕。已復嫣然微笑。伸其溫軟之玉手。緊握亞利生之臂。秋波頻轉。默默無言。良久。乃曰。君愛妾乎。君誠有情人也。妾觀君吐屬之風雅。意態之磊落。久已心折。今妾隻身居此。得良友如君。上帝佑妾矣。既而又曰。君倘有暇。盍稍讀文學書。亞曰。否。余夙性不耐此瑣碎之學。倘汝欲披閱。此間有一藏書樓。各種書籍。羅列几座。汝可任意擇之。茵曰。是無庸。妾姑丈設書肆於倫敦。妾生平光陰。全費於誦讀之下。妾閱書飽矣。亞微笑曰。然則汝喜讀黴茵學乎。茵曰。此學君有心得否。妾甚願之。但先望君假一顯微鏡。亞曰。余聞古人有云。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余生有特性。一物不假於人。亦一物不以假諸人。茵展眉低語曰。小哉君

也。君豈不知妾從不損人之物。亦從不失信於人乎。言已。默對移時。忽見茵顏色大變。斜伏椅上。亞亟起扶之曰。姑娘體有不適乎。茵微應曰。妾頭目忽眩暈。不復自持。余疲甚矣。亞乃以手左右其肩。臥之榻上。時茵神經病驟發。忽爾暈絕。亞覩此情狀。心智俱亂。一時無從措手。惟癡立榻旁。淒楚萬狀。不禁淚涔涔下。良久。茵稍蘇。亞亟取衣袋中清心丸。和水飲之。漸見平復。是夕亞留不歸。亞居此二日。與茵暢敘衷曲。彼此情深。次日。茵謂曰。余苦病。未能外出一游。鬱鬱居此。意殊不適。亞曰。姑娘保衛玉體。必寬懷自持。倘稍覺煩悶。則此間景物頗佳。倚窗閒眺。亦足自遣。言已。又臨窗遙指曰。汝見彼處之冰撬乎。縱橫上下。往來一瞥。姑娘亦敢乘之乎。茵曰。是不難。倘賤恙略瘳。當與君並駕齊驅於冰湖之中。以一快此意耳。倚談移時。至兩句鐘後。亞利生乃別去。

波乃茵居彼得府後。忽忽已閱數月。是地一山一水。具天然之致。加以風日和煦。於病體尤適。波乃茵吸此清新之空氣。日復一日。漸見康復。於是向之支離骨立者。今且珠圓玉潤。風致嫣然矣。有時坐林巖之下。倚琴而歌。清風徐來。則餘音嫋嫋。布於遠近。克好拉斯之旅客。過而見者。靡不爲之傾倒。然茵性端重。寡言笑。尤究心於學業。近以病少痊。復孳孳不輟。一日亞利生至。勸之曰。姑娘清恙初愈。卽如此煩勞。非衛生之道。一身之精神有限。而學業無窮。若仍不改。恐汝體終無健復之一日。竊爲姑娘慮之。萬一舊疾復發。或且因而加甚。使我何以爲情。我至親愛之波乃茵乎。汝誠愛我乎。則汝必毋忘斯言。茵笑曰。妾所以肆力於學業者。以目擊當世女界之庸陋。故刻苦求進。實欲爲巾幗中表率耳。亞曰。致用心力。當得乎適中之道。若殉身以求學。卽學成亦何益。古娘前途正遠。何不自惜乃爾。茵曰。感君愛妾。此金玉之言。自

妾當改。

石知此地有一波斯之跳舞女乎。曰。未知。茵曰。彼常伴余。言

論風

汝何由識此女。曰。彼好琴。妾常以琴自遣。彼聞而奇之。遂相

知音。亞笑曰。人皆以爲愛技。獨我無技。人將何愛於我乎。茵兩頰微赭。低語曰。愛爾以情耳。言已。靦然一笑。百媚橫生。翩翩趨並亞利生之肩。與之接吻。亞利生自居彼得府後。落落寡偶。獨居岑寂。今驟得清豔絕俗之波乃茵。一旦屬意於彼。纏綿斐惻。一往情深若此。雖孤冷如亞利生。未免有情。亦不覺爲之魂銷。從此柔情一縷。已縈繞波乃茵左右。而頃刻不能去矣。一日。波乃茵坐露臺之上。憑高四望。遙見山嶺積雪。與白日相映射。光耀奪目。左望冰湖之中。男婦老少。乘冰撬而游覽風景者。絡繹不絕。距旅館數十步。旁列蘆草亭。爲游人憩集之所。波斯之跳舞女。靈雲偕一青年麗姝。名馬拉者。亦在焉。旁有一西班牙少年同坐。笑語頗洽。茵正閒眺間。忽見李福特夫人忽忽而來。面色黯然。非若往日之興高采烈者。茵知必有故。亟迎問曰。夫人何爲鬱鬱不樂。今日臨舍。未知何故。夫人囁嚅曰。我欲……我欲……茵曰。夫人有事。何

不直言。若含糊其詞。我實無從揣測。夫人曰。密斯實告汝。我實有事相求。曰。何求。夫人拭目微笑曰。妾之良人李福特爲病魔所擾。終日呻吟牀第。忽忽若迷。昨余談及密斯之品貌。實爲彼得府所罕覩。彼聞之。不勝欽羨。必欲一覩芳顏。故不辭冒昧。敢以爲請。茵赧顏不語。旣而笑曰。夫人以妾爲已病之良藥乎。以閨女伴男子。若在東方風俗。豈不令人恥笑。夫人曰。余夫若荷密斯盛意。惠然肯來。令彼一瞻顏色。彼胸襟稍快。或病勢因而就瘥。則余夫婦咸感盛德矣。茵曰。夫人言重。旣若是。妾亦何敢違命。夫人乃攜波乃茵之手。同下芙蓉山。望克好拉斯旅館而去。李福特居旅館之東醫樓。正臥羊皮軟榻。鬱悶無聊。忽聞門鈴聲響。則夫人與波乃茵攜手而入。茵低呼曰。李福特先生。貴恙痊愈否。李福特驟聞此嬌細之音。勉力起坐牀頭。注目笑曰。密斯波乃茵瞻爾芳姿。誠不啻天仙化人。可欽可羨。今蒙惠臨。余甚欣喜。茵曰。今日蒙夫人相邀。特此進謁。言已。徐步而前。向案旁就坐。李曰。密斯今日坐車來乎。抑步

行乎。茵曰。與夫人徒步而來。李曰。感謝感謝。夫人卽命看護婦往取奕棋。茵偕夫人並坐一面。與李福特對奕。一局旣已。壁上報時鐘。已鏗然三下矣。李復笑謂夫人曰。昨汝言密斯善琴。其音節極佳。煩汝代求一曲何如。夫人笑視茵曰。美人在前。盍自請之。茵曰。妾粗解音律。不堪入耳。君必欲之。當勉爲一奏。忽看護婦來告夫人曰。門外有女友相邀。請夫人一見。夫人遂暫別茵。振衣而去。茵乃取琴爲奏一曲。旣已。清音嫋嫋。猶繞樑間。李贊嘆不置。曰。汝與余妻爲親愛之友乎。茵答曰。然。妾甚愛其翠眉金髮。風致天然。極冶豔之容。妾弗及也。李牽茵之袂。注目移時。曰。古云。積一生之善行。天以佳人償之。我得妻如此。我志豈不自足。若以密斯之清若澄波。秀能刻骨。而以俗豔並之。實有人間天上之別。何云不及耶。旣而曰。密斯亦知我妻之放蕩不羈乎。茵笑而不答。李又曰。汝試觀此架上各種書籍。何種爲汝心所最愛。茵斜視桌上置一索士比亞之劇本。曰。此書甚善。李曰。是書爲高等文學。玩之頗有味。言時。看

護婦捧咖啡至李曰密斯請飲清茗一杯聊以解渴茵曰謝汝李問曰汝與亞利生爲友。未識亞君品性如河。茵微笑不言。李又曰。亞先生得此絕世女友。誠爲豔福。豈夙緣使然乎。茵曰。今日已晚。再圖良會。言已起別。李呼曰。密斯。汝他日尙可再來乎。茵曰。可。李曰。今日勞汝。余心甚歉。俟賤恙稍愈。當從密斯一游耳。茵至樓下。李福特夫人適歸。茵曰。來何遲也。曰。友人招游湖堤。因以來遲。茵笑曰。汝夫病。汝須慎伴之。奈何以他人庖代乎。夫人與茵握手曰。今日勞汝。敬謝不忘。言已。茵遂別去。

第六章

克好拉斯旅館中。一最慧秀之女僕。曰茉莉。年十五。侍李福特夫人起居。清晨無事。方倚窗唱紡織歌。瞥見窗外人影一閃。視之。則郵局送信人衛利也。手執已蓋印之信十餘封。且笑且入。茉莉起迎之曰。今日天氣霧溼。步行得勿疲勞乎。請西室坐。茉莉導之入室曰。今日我主人有若干函乎。衛利搖手曰。且緩且緩。姑談他事。余前在